

世界文學全集 123

# 憤怒的葡萄

史坦貝克著 胡仲持譯



世界文學全集

# 憤怒的葡萄

史坦貝克著 胡仲持譯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# 憤怒的葡萄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⑫

---

著者	史坦貝克
譯者	胡仲登
發行人	沈遠景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
	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
	電話：(02) 752-4608
香港總代理	田園書屋
印刷所	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裝訂	板橋市仁化街84號 蝶興裝訂有限公司
定價	新台幣250元 港幣6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8年9月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## 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遠景開始計劃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，籌劃初始，我們曾在「出版緣起」中，寫下遠景的心願：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萬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浦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

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分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爲遼闊的遠景。

而今，八年歲月驚馳而去，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。我們眼看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，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，耐人尋味，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，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。

然而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，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，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，我們却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，如江海之滔滔，取用不盡。一部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。

在先進的國家裏，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，日夜思索、創作；在亞非地區、第三世界中，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，等待世人的發現、禮讚。

今天，我們再度出發，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，繼續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第二輯一百種，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。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、作者、文學先進，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，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，爲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，添沙增石。

——一九八六年三月

遠景創立十二周年

俄克拉荷馬的紅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，最近不急不慢地下了幾場雨，雨水並未沖裂結了一層硬殼的土地。耕犁在雨水流過的跡印上來回地劃了一列列的犁溝。最近這幾場雨很快就催起了玉米，並使大路兩邊到處長出了野草，於是灰色原野和深紅色原野開始呈現一片綠色。五月下旬，天空漸漸變成灰白，入春以來，長久懸在高空的一團團浮雲消散了。太陽天天暹射着成長中的玉米，使每一綠色托葉邊緣上出現了棕色線條，並逐漸擴展。天上的雲出現後又飄散了，有一個時候再也不見影踪。野草爲了保護自身的生存，變成了深綠色，再也不蔓延了。地面結了殼，一層薄薄的硬殼。天空變成灰白，大地也跟着變成了灰白，紅色的原野變成了淡紅色，灰色的原野變成了白色。

在雨水沖成的溝渠中，細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滾。土撥鼠和蟻獅一活動，塵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來。酷烈的太陽天天晒着，稚嫩的玉米葉子沒有原先那樣堅挺了；這些葉子起初變成弧形，隨後因爲乾脈逐漸虛弱的緣故，每片都斜倒下去。後來到了六月，陽光更爲酷烈。玉米葉子上的棕色線條擴展到了乾脈上。連野葉也長了，葉子朝根部搭拉下來。空氣稀薄，天色更加灰白；大地也一天比一天變得灰白。

在車馬往來、路面被車輪磨損和馬蹄踐踏着的大路上，乾結的泥塊化成了塵埃。各種活動的東西都把塵土揚到空中；步行的人把薄薄的一層塵土揚到齊腰一般高，大車把它揚到籬笆頂端，汽車則在後面滾起一陣塵霧。這塵土很久才落下來。

六月過了一半，得克薩斯和墨西哥海灣的天空泛起了大塊大塊的雲，高高的、含雨的濃雲。田野上的人們抬起頭來望着這些雲，用鼻子去聞一聞，伸出潤濕的指頭去辨辨風勢。天上飄着雲的時候，田野上的馬都有些着慌。濃雲洒下幾點雨，便匆匆忙忙地轉到別的地方去了。雲飄走以後，天空又恢復了灰白色，太陽依舊像烈焰般照射着。只是塵埃中間雨點落到的地方有了一些凹穴，玉米上有了一些澄清的水珠。

一陣和風隨着雨雲，把它們趕向北方，輕輕地吹動着正在乾枯的玉米。一天過去了，風漸漸大了起來，但風勢還很平穩，不是一陣陣的。大路上的塵埃飛揚起來，落在田邊的野草上，落在附近的田地裏。現在風更大了，刮着玉米地裏雨後乾結的地面。天空彌漫着塵土，愈來愈暗；風掠過大地，捲起塵土送往別處。風越刮越猛。雨後乾結的地面裂了開來，田野上的塵土飛揚到空中，形成一道一道灰色煙霧。玉米迎風撲打着，發出了豁啦啦的乾澀聲響。最細的塵土現在已不落回大地，而是消失在逐漸變暗的天空中了。

風越刮越猛，在石頭底下吹過，捲起稻草和枯葉，甚至還捲起小土塊，在掠過田野的時候留下了它的踪跡。天空很昏暗，太陽已成了一團紅光，空氣中有一種刺人的陰冷感。夜裏，風以更快的速度掠過地面；它在玉米的根腳間靈巧地掘着，玉米用它軟弱了的葉子與風搏鬥，直到根部

• 葡萄的怒憤 •

被猛掀猛搗的風刮鬆了，於是每一根莖稈都橫倒在地上，標誌着風向。

黎明到來了，白晝却不露面。灰濛濛的天空出現了一輪紅日，那只是一個朦朧的紅色圓盤，放射出微弱的光線，好似黃昏一般；再過些時，陰暗的天色重新變成了一片漆黑，風在倒伏的玉米上嗚嗚地悲鳴。

男男女女都擠在自己的家裏，出去的時候都在臉上扎了手帕蓋住鼻子，還戴了風鏡保護眼睛。

一到夜裏更是漆黑一團，因為星光沒法穿過塵沙照到地面，窗內的燈光甚至還照不出院落。現在，塵沙和空氣勻稱地攪雜在一起，成了塵沙和空氣的混合物了。家家戶戶都緊關着門窗，用布塞住了縫隙，然而細得肉眼看不出的塵沙還是鑽進來，像花粉一般停積在桌椅上和碟子上。人們從自己的肩膀上把塵土擲下來。門檻上也積聚着一行一行的塵沙。

夜半，風止了，地面平靜下來。塵沙彌漫的空氣所起的隔音作用比霧還大。睡在床上的人聽見風停了。他們是在大風平息之後醒來的。他們靜靜地躺在那裏，在沉寂中凝神諦聽。一會兒，鷄叫了，啼聲也是悶沉沉的，人們在床上輾轉反側，巴望着天亮。他們知道空中的塵沙得經過好久才能澄清。早上，塵沙像霧一般籠罩着，太陽紅得像鮮血一樣。塵沙整天從天空篩下來，到第二天還是往下篩落，給大地鋪了一床平整的毯子。這塵沙落在玉米上，積在籬笆頂上，堆在電線上；它也落在屋頂上，覆蓋在野草和樹木上。

人們從家裏出來，嗅到了熱辣辣的刺鼻的空氣，趕緊掩住了鼻子。孩子們也從家裏出來，却



不像雨後那樣奔跑着或是叫喊着。男人們站在他們的籬笆旁邊，看着受災的玉米正迅速地乾枯去，只有少許綠意從塵沙的障翳下透出來。他們沉默着，不大動彈。婦女們從家裏出來，站在自己的男人身邊——悄悄窺測他們這回是否會完全洩了氣。婦女們偷偷地打量着男人們的臉色，只要他們不氣餒，玉米沒有收成也不要緊。孩子們站在旁邊，用光着的腳趾頭在塵沙上畫着圓，暗自留意着男男女女的大人是否會洩氣。孩子們窺探着男男女女的大人的面孔，又用腳趾小心地劃着線條。馬兒來到水槽邊，用鼻子撥開水面的塵沙喝水。過了一會兒，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臉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態，變得勇敢、憤怒，有應付困難的決心了。於是婦女們知道她們已經平安無事，男人們不會洩氣了。她們問道，我們怎麼辦呢？男人們回答說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問題已經解決了。婦女們知道問題已經解決了，那些呆望的孩子也知道問題已經解決了。婦女們和孩子們都深深地知道，只要家裏的男人挺得住，他們就再沒有忍受不住的災難了。婦女們走進屋去做活，孩子們開始玩耍，但是起初玩得很小心。這一天太陽升得越高，它的紅色也褪得越多。強烈的陽光照射着塵沙覆蓋的土地。男人們坐在自己的家門口；他們手裏拿着小樹枝和小石頭，忙着在地上寫算。男人們靜靜地坐在那裏——想着、算着。

2

一輪巨大的紅色運貨汽車停在路旁一家小酒舖門前。立式的排氣管撲撲地響着，從末端冒出一股幾乎看不見的青煙。這是一輛閃亮的紅色新汽車，兩旁漆着幾個十二吋見方的大字——「俄克拉何馬市運輸公司」。汽車上的雙輪胎是嶄新的，後邊大車門的搭扣上顯眼地套着一把銅掛鎖。那家裝着鐵紗門的酒舖裏，有一架收音機奏着柔和的舞曲，聲音已經照沒有人聽的時候那樣撥小了。大門頂上的一個圓洞裏，有一架換氣的小風扇靜靜地轉着，蒼蠅在門窗外急躁地飛着，撲打着鐵紗。酒店裏面只有一個男人，也就是那個貨車司機，他坐在一張圓凳上，胳膊肘放在櫃台上，從咖啡杯上抬頭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獨的女招待。他跟她談着一些得體的、無聊的閒話。「我在三個月以前看見過他。他動了一次手術。割掉了一點東西。割掉的是什麼，我記不得了。」於是她說：「我最後一次看見他離現在好像還不到一個星期。那時候看上去身體還很好。他只要不喝醉，倒是個很不錯的傢伙。」蒼蠅不時地在鐵紗門外嗡嗡地響。咖啡壺噴着蒸汽，女招待連看也不看，便伸手到背後，把它關掉了。

外邊，一個沿着公路邊上走路的人穿過公路，向汽車走來。他慢騰騰地走到汽車前面，把手放在鐵亮的擋泥板上，朝擋風玻璃上「不准搭車」的條子看了一眼。他剛想順着大路繼續往前

走，但略一躊躇，終於在背着酒鋪那一邊的踏板上坐了下來。他還不出三十歲。他的兩眼是深褐色的，眼珠上略有幾分棕黃的色素。他的顴骨又高又闊，一道道很深的皺紋順着臉頰而下，在嘴邊彎成了弧形。他的上唇很長，兩瓣嘴唇爲了要蓋住他的暴牙齒，綳得很緊，因爲他的嘴老是緊閉着。他的一隻手很結實，長着粗大的指頭和蛤殼似的又厚又拱的指甲。虎口上和手掌上都長着亮閃閃的老繭。

這人穿着一身新衣服——全是廉價而又嶄新的。他那灰色的鴨舌帽很新，連帽舌都還是硬挺挺的，鈕扣也沒有掉，並不像作過一陣各種用途——如代替口袋、毛巾、手帕等等之後的便帽那樣走了樣子，變得脹鼓鼓的。他的衣服是廉價的灰色粗布做的，還新得很，褲子上還留着折痕。他那件藍條紋布襯衫是有襯料的，又挺括又光滑。他的上裝太大，褲子太短，因爲他是個高個子。上裝的托肩搭拉在他的胳膊上，儘管這樣，袖子還是太短，上裝的前襟還是鬆鬆地在他的肚子上擺蕩。他穿着一雙名叫「軍用式」的棕黃色新皮鞋，鞋底釘滿了平頭釘，還有踏鐵似的兩個半圓形的後掌保護鞋跟，免得磨損。這人坐在踏板上，脫下他的帽子來揩臉。揩好臉，他又把帽子戴上，帽舌拉了幾次，已開始走樣了。他的兩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俯下身去，解鬆了鞋帶，再也不把帶頭繫好。在他頭上，柴油機的排氣管撲撲地響着，急急地噴出一股股青煙。

酒鋪裏的音樂停了，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廣播，但是女招待却沒有另換節目，因爲她並不知道音樂已經停了。她的指頭已在耳朵底下摸到了一個小疙瘩。她想要在櫃台後面的鏡子裏照一照那疙瘩，但不讓那貨車司機看見，因此她就假裝攏一絡頭髮。貨車司機說：「勺尼舉行了一個大舞會。我聽說打死了一個人什麼的。你聽見什麼消息嗎？」「沒聽說，」女招待說着，用指頭輕

輕撫摸着耳朵底下那個小疙瘩。

外面，那個坐着的人站起來，從貨車的車頭上方向這邊望一望，仔細把酒店看了一會。然後他又在踏板上坐下，從旁邊的口袋裏掏出一袋煙草和一疊捲煙紙來。他慢慢地、熟練地搓好煙捲，仔細察看了一番，把它壓壓平。最後他把煙捲點着，把燃着的火柴插進腳下的塵土裏。這時已近中午，太陽逐漸照入貨車的陰影裏了。

貨車司機在酒店裏付了帳，把找回的兩個銀幣放進吃角子老虎<sup>①</sup>裏。轉筒轉了幾下，他落了空。「他們耍了花招，你反正贏不到錢。」他向女招待說。

她回答道：「不到兩個鐘頭以前，有個傢伙得了頭彩。他得了三塊八呢。你打算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他把鐵紗門稍微推開了一點。「一個星期到十天，」他說。「得到塔爾薩去一趟，我回來總沒有我希望的那麼快。」

她含怒說：「別把蒼蠅放進來。要麼就出去，要麼就進來。」

「再見，」他說着，就推門出去了。鐵紗門砰的一聲在他背後關上了。他在陽光裏站着，剝去一塊口香糖的包皮紙。他是個粗壯的漢子，肩膀很寬，肚子很胖。他的臉色很紅，一雙藍眼睛由於在強烈的陽光下經常眯縫着，已成了兩條長長的細縫。他穿着軍裝褲和結帶的高統靴。他擊

①吃角子老虎是一種無人管理的賭具。

着那塊口香糖放到嘴邊，隔着鐵紗門喊道：「你可別幹什麼見不得我的事呀。」女招待已經轉身向着後面牆上的一面鏡子。她唧唧嚷嚷地回答了一聲。貨車司機慢慢地吃着那塊口香糖每咬一口，都連下巴帶嘴唇張得很大。他向那輛紅色大貨車走去，一路上嚼着口香糖，還把它捲在舌頭底下。

那個想搭乘汽車的徒步旅行者站起來，隔着車窗望着他。「能讓我搭一段車嗎，先生？」

司機迅速地回頭向酒店那邊望了一下。「你沒看見擋風玻璃上貼的『不准搭車』的條子嗎

？」

「當然看見了。可是好人總是好人，儘管有錢的雜種讓他在車上貼了條子，他照樣肯幫忙

。」

司機慢騰騰地鑽進卡車，心中琢磨着這句答話的內容。他要是當場拒絕，那麼他就不但不是個好人，而且甘受壓迫，在車上貼了條子，得不到人作伴。要是他讓那個傢伙搭了車，他自然成了好人，而且還不是哪個有錢的雜種所能任意擺佈的。他知道他中了圈套，可是想不出應付的辦法。他是要做一個好人的。他又向那酒店瞟了一眼。「在踏板上蹲下，到前面拐了彎再說。」他說。

搭車的人蹲下身子，緊攥着車門把。發動機隆隆地一陣響，排檔卡噠一聲推了上去，大貨車就開動了，頭檔、二檔、三檔，然後在加快速度的嗚嗚聲中推到了四檔。公路在那緊攥着車門的人腳下飛快地掠過，使他頭昏眼花。朝第一個拐角走了一哩路，跟着貨車放慢了速度。搭車的人站

起來，輕輕打開車門，溜到座位上。司機眯着眼睛，掉過頭來望着他；他嚼口香糖的樣子，就是思想和印象都先經過他的嘴加以挑選和安排，然後才按着次序裝進腦子去一般。他的眼光先落在那頂新帽子上，然後順着新衣服移到新鞋上。搭車的人舒適地靠在座位上蠕動着背部，脫下帽子，拿它揩着流汗的額頭和下巴。「謝謝你，伙計，」他說。「我這兩隻腳丫子跑累了。」

「新鞋，」司機說。他的聲音也像他的眼睛一樣，有點鬼鬼祟祟，像在探索什麼似的。「大熱天，你不該穿着新皮鞋走路。」

搭車的人低下頭來，望着那雙沾滿塵土的黃皮鞋。「沒有別的鞋了，」他說。「沒有別的，就只好穿這一雙。」

司機識時務地眯着眼向前望着，把汽車速度加快了一些。「出遠門嗎？」

「嗯——嗯！要不是我這兩隻腳累了，我倒只是想走着去的。」

司機的問話都含有盤問的口吻。他好像用那些問話撒下網，設好圈套似的。「找工作吧？」他問。

「不，我老爹有塊地，四十畝。他是個分益佃農<sup>①</sup>，可是我們在那兒已經很久了。」

①這是美國地主剝削佃農的一種制度。地主供給替他種地的佃農以少量的生活必需品，在秋收後把收穫的農產品分極小一部分給佃農作為酬勞。事實上由於地主的殘酷剝削，佃農們除了勉強糊口外，往往什麼也得不到。

司機向大路兩邊的田野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，田裏的玉米都橫倒了，上面堆積着沙土。從塵沙覆蓋的土壤裏露出小塊的燧石。司機彷彿自言自語似的說道：「四十畝地的佃農，他沒給沙土趕走，也沒給拖拉機趕走嗎？」

「的確我近來沒得到音信。」搭車的人說。

「好久了吧，」司機說。一隻蜜蜂飛進了駕駛台，在擋風玻璃後面嗡嗡地叫。司機伸手把那隻蜜蜂小心地趕進一股氣流，讓它順風吹出了窗外。「佃農離家出走的現在越來越多了，」他說。「一台拖拉機就能揮跑十家。現在到處都是拖拉機。它闖進來把佃農一個個攆跑。你家老頭兒怎麼還頂得住呢？」他的舌頭和牙床又忙着嚼起那塊已被遺忘的口香糖來，把它翻來覆去嚼了一陣。每一開口，就看得出他的舌尖在頂着口香糖翻身。

「噢，近來我沒聽到音信。我從來不寫信，我老爹也一樣。」他連忙補充一句：「可是只要我們肯寫，倒是都能寫信的。」

「一向幹着活兒吧？」又是那種鬼鬼祟祟地想打聽什麼却裝得漫不經心的口氣。他望着外面的田野，望着閃着微光的空氣，把口香糖送到腮的一邊，向窗外吐了一口唾沫。

「當然啦，」搭車的人說。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我看了你的手。準是使大鎚、斧頭或是大錘什麼的。這樣你的手上就會發亮。我留意這一類小事情。還因此覺得自豪呢。」

搭車的人定睛望着他。汽車的輪胎在公路上歌唱。「要不要知道些別的事情？我告訴你就是

了。你用不着猜。」

「別冒火。我並沒有意思要打聽別人的私事。」

「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。我沒什麼要隱瞞的。」

「別冒火。我不過喜歡留心一些小事情，消遣消遣。」

「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。我叫約德，湯姆·約德。老頭兒就是老湯姆·約德。」他的眼睛盯着司機出神。

「別冒火。我並沒安壞心眼兒。」

「我也沒安壞心眼兒，」約德說。「我只求咱們河水不犯井水。」他住了嘴，望着外面乾旱的田野，望着驕陽肆炎的遠處一叢叢不自在地垂着枝條的乾旱的樹。他從旁邊的口袋裏取出了煙草和捲紙。他在兩膝之間把紙煙捲好，因為風吹不到那裏。

司機像牛一樣有節奏地、若有所思地咀嚼着。他在等待前面這段談話所引起的不快全部消失並被忘掉。後來氣氛彷彿緩和了，他才說道：「沒當過司機的人不會知道幹這一行的苦處。老闆不准我們讓人搭車。我們也就只好乾坐在這裏一個勁兒開着車，除非像我現在這樣，爲了你冒着丟掉飯碗的危險。」

「我領你的情。」約德說。

「我認識一些傢伙在開車時候幹着古怪的事兒。我記得有個傢伙常常做詩消遣。」他悄悄地轉過眼來，看看約德是否感興趣，是否吃驚。約德沉默不語，只是順着公路凝視着前面遠處，這條



白色公路有點起伏不平，像是陸地上的浪濤。司機終於繼續說道：「我還記得這傢伙的一首詩。詩裏寫他和另外兩個傢伙遊歷世界，到處飲酒作樂，胡作非爲。可惜我背不出全詩。這傢伙在詩裏有些字句，連老天爺都不會知道是什麼意思。有一部份好像是這樣說的：『我們在那裏看見一個黑黑小子，他的鼻子大於象的呼吸器和鯨的噴水器。』呼吸器也就是鼻子。長在象身上就是象鼻子。這傢伙還把字典翻給我看。這字典他老是隨身帶着的。每逢他打算吃咖啡點心的時候，他總要翻開字典來看看。」他說了那麼多話感到無聊，便停住了。他那隱秘的眼光又轉到他的搭客身上。約德始終沉默着。司機煩躁地一心要迫使他參加談話。「你見過說這種莫名其妙的話的人沒有？」

「牧師，」約德說。

「噢，你聽到一個傢伙說這種莫名其妙的話，總是要生氣的。當然，牧師說這種話倒沒什麼，因為誰也不會挑牧師的錯兒。可是這傢伙却有趣得很。他說出那些莫名其妙的話，你聽了滿不在乎，因為他只不過隨便說着玩玩罷了。他並不裝腔做勢。」司機安心了。他知道至少約德是在用心聽。他狠狠地扭轉方向盤，叫大貨車轉過了路上的一個彎，車胎噓地尖叫了一聲。「我剛才說過，」他接下去說，「開車的人常幹怪事。他非那麼不行。車一開，路在底下老是往後退，簡直叫人發瘋。有人說過，當司機的老愛吃——一路上每逢有小吃店的站頭，就要吃東西。」

「真像是在那兒住家似的。」約德附和着說。

「他們準在那兒歇歇腳，不一定要吃。他們根本就不餓。只不過趕路趕得厭煩了——厭煩